

嘉定话、上海话及方言等

□龚静

生于长于嘉定,当然呀呀学语伊始就说嘉定话,然后上学课堂普通话,平时日常当然皆嘉定话。及长,渐晓其实嘉定话是个笼统的概念,嘉定人说的话是有区别的。如,我们和乡村亲戚的嘉定话就不同,后者似乡土气息更浓些,发音和节奏比较直别。此乃城里城外之别。但城里也有别,城里有本土嘉定人,有在市属机关或迁来郊区工厂上班的人,他们说的话更多市区口音,就是现在上海话的大概念。最明显表现在自我称呼,嘉定话“侬”,市区人则“阿拉”“吾”(其实这个“吾”音也是不准确的,不过相对接近点)。而说阿拉的,他(她)的自我感觉就比嘉定本地人洋气了,言语间“我们”“你们”是不一样的。那从乡里来镇上走亲访友逛街的嘉定人呢,乡野里习惯的大嗓门,嘎嘎的笑声,也自觉与你们“街上人”非一个群,何况在

户口的含金量大于今天的彼时,口一开,话一说,好嘛,就分了别。

都说方言是故乡,尤其在他乡,语言就是随身的家,能在一起说家乡话,就是他乡遇故知,瞬间零距离。不过,在方言之地,一样统称上海话,也是差异的。嘉定宝山相似,奉贤川沙略近,崇明或许还马马虎虎,“吃点啥”还听得懂,“蛋(dan)”念“do”放在语境中也八九不离十,可是听金山话却如出了市界。回到嘉定话,在嘉定生活是不觉得的,到了市区念大学,在外埠同学看来自然皆上海人是也,可以市区同学视之,则又为郊区人也。记得进复旦伊始,入宿收拾停当没几天,有前辈拜访,一问宿舍几人来自何方,上海市区室友则答同室六人;三人外埠,二人上海,一人郊区也,郊区者当然是笔者啦。还是在大二,宿舍走廊遇见那年高考落榜翌年再战终于如愿复旦的高

中同学,彼此热情寒暄,突然她冒出一句“依讲话还是有点嘉定口音哦”,想起来了,她因家离市区近,故而那时似乎说的多为上海市区话。一人静时细想,说嘉定口音的存留好比是翻开你的来源:哦,其实你不是市区人呢。如今来看,不必纠结说者有心或无意,值得思量的是何以当时会有小小不快,是否说明了潜意识中觉得上海市区话比嘉定话高大上呢?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好比现今不少文章常写诸如他说着一口糯糯的正宗老上海话以此表明老克勒的身份般,方言背后不仅传承着地域文化习俗,其实也承载了外界和自我双重的身份认同。

但,有意思的是,工作以后,我却喜欢学习各地方言,以江浙一带为主,而对嘉定话的某些特别用法还自觉探究,在这个过程中好像少时的很多记忆也复活了。2006年去韩国梨花女

大客座任教,虽不懂韩国语,但有些音似乎有些熟悉,求教同事,了解到韩语中不少词的词源确和吴方言有渊源,如“街”,韩语念ga,与上海话的“街”发音几乎一致;“绿茶”,韩语音“no-ca”,也类似沪音;等等。有个词简直与嘉定方言如出一辙,即“豪倻”(sao只能造字,hao应为入声),“赶快赶快”之意,小时候总听得母亲说豪倻豪倻,要末勿及了,上海话中似乎较多用“快点快点”,少见豪倻,所以听到韩国人说haosao,亲切无比。有趣的是“袜子”,韩语音“yangmai”,类似小时常说的“洋袜(音ma)”。当然,洋袜还与近代时期舶来品进入城市有关,相较传统手工的布袜,西洋来的机织袜子柔软穿着方便,样式也多,自然是洋气的,晚清以来在文化语境中“洋”通常是高于“中”的。

工作生活在市区后,确是很少说

嘉定话了,和家人亲戚相聚,上海话嘉定话自然共处,毕竟同一方言语系,疏隔感不那么强烈。有意思的是,侄女自幼幼儿园至今大学,彼此聊天基本普通话,有时请她说方言,她偶尔说几句,旋即又调频普通话,她们同学间也一般为普通话交流,这倒也好,消除了微妙的方言差异,一致了沟通平台,只是也许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感觉会不会少些?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倒得和侄女讨论讨论。在个人感觉中,虽如今说嘉定话确乎少了,但在日常思维中,有时又会不自觉地想起某些区别于上海话的嘉定话说法,竟常常想起一句几乎骂人的话“墙头上出丧——shou棺材”,这个shou字,是“传送”的意思,此处就是骂人家“蠢犊”,不灵活。“棺材”蛮多用在骂成年男子。之所以印象深刻,一是少时常听大人调侃议论时说,二是觉得此语形态声音谐趣皆备,是方言里的人情世故。

对嘉定话的记忆和口音温故是一个故乡的印记,对于城市人来说,已经没有了故乡,所有的不过是些年少时的记忆。也许口音还能唤醒和沉淀。

孝顺

□周云海

孝顺孝顺,孝易,顺难。照顾年迈的父母,给他们添衣买吃,一般子女都能做到。顺着父母的意愿,尤其是顺着性格偏执或智力退化的父母则不易。

父亲82岁了。由于身体各感官功能的退化,他吃不好,看不清,听不见。尤其是智力的退化,让他日常行为思维更显得偏执怪诞。偏偏他还很自信,说他不听,骂他不能,无可奈何。

比如,生活上很节俭的父亲,天热外出,口渴了,不舍得买雪糕,只挑棒冰买;耳聋、目力极差的他,口袋里常常揣着几百甚至近千元钱。其实,他从不买东西,偶尔买回几个无人问津的廉价水果。他的钱常常掉在地上,点钱也时常搞错数目。很多次,我们劝父亲,口袋里放200元足够了,他总也不听。冷静下来想想,既然改变不了他的偏执,那就由着他。如果丢了钱,权当是他买东西享受过了吧。

还有喝水,老父总是把水倒满杯口,走一路洒一路;喝完牛奶,也经常把包装袋剪开口子的一面朝下,滴滴答答地送去厨房的垃圾筒。他看不见,也不相信,是他把家里的地板弄得湿腻腻、脏兮兮的。既然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何必见一次指责一次,由他去吧。家人看见了,随后拖地就是了。

父母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养育成人,我们就满怀感恩之心,搀扶好风烛残年的父母,陪他们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吧。



烽火少年 雷小钰/绘

难忘的苦楝树

□朱云飞

拆迁了,离开几代人生活过的村子,内心总揣着一种莫名的惆怅,老宅基上的苦楝树被砍伐,更勾起了我对它的别样感情,如同永别挚友一般念念不忘,伤怀了好一阵子。

旧时,家乡有种习俗,哪家添了闺女,长辈会在房前屋后河边栽下几棵苦楝树。因为苦楝树木质硬细腻花纹清秀,长得又快,出嫁时正好成材做嫁妆。所以,村里最多的就是苦楝树。

童年,一到冬天,我的小手冻得肿胀皴裂。收工时,母亲从苦楝树下拣一把苦楝树的果子带回家。晚上放在热水中浸泡,待果皮软化后,把我通红的小手浸泡在温水中,用果皮反复搓擦。几天下来,就消红消肿。在那贫穷匮乏的年代,是苦楝树果子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寒冬。

苦楝树果实不大,果皮淡黄色,略有皱纹,立冬成熟后经久不掉落,一粒粒金黄的圆圆的果子,像一个个小金铃成串地挂在树梢。有一次,看着白头翁不停地啄食着楝树果子,好奇了,

嘴馋了,从地上捡起一颗就着衣襟擦了擦,小心地放进嘴里,想尝尝什么滋味。殊不知刚咬开干涩的果皮,就有一股糊状的果肉冲进嘴里,来不及体察味道,满嘴就充斥了苦涩味,燎得嗓子直发疼。母亲一看急了,大声喝斥道:“赶快吐掉,这果子吃下去会变哑巴的!”其实根本不用母亲说,我本能地吐掉嘴巴里的果肉,忙去漱口,闹的一整天忐忑不安,担心嗓子变哑了。

苦楝树果子虽苦,花却很美。花开之初,正是麦子黄梢,小熟开镰之际,有一句俗语叫“楝树开花麦饭香”,意即苦楝花盛开在麦子收获的季节,正是村民解了青黄不接之困时。苦楝花蕊呈棒状,蕊头似喇叭口,周围呈紫色,蕊心呈黄色。在人们的不经意间,苦楝树漫天的碎絮,一夜之间就点缀在绿叶丛中。伴随着暮春的暖风,一缕缕淡淡的清香,仿佛不是嗅到的,而是触摸到的,整个村落都弥漫在浓浓的香味之中,沁人心脾,质朴宁静,此时,春光殆尽,夏季正式来临。

仙逸

□唐朝

彩蝶纷飞戏青川,
古槐爱披紫衣衫。如痴如醉如梦幻,
百世群芳在此间。

嘉定有幸供英灵

□赖云青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夏日的夜晚,读着抗日英烈戴安澜将军给妻子的遗书——

亲爱的荷馨:

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与后方连[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已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供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数年,即可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专此即颂心安

安澜 手启
三、廿二

这封抗战英烈遗书,是一团烈火,烧得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日本是近代史上侵略中国最多的国家,

我的父辈就死在鬼子屠刀下的,而这位杀敌英烈的灵位,就在我们嘉定。便拨通好友羽华君电话,相约明日一早去嘉定长安公墓拜谒戴将军塑像。

朝阳下,长安公墓园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为庄严肃穆,身着戎装的戴将军等身青铜铸像,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更显得英姿焕发。铸像的右侧,树有黑色大理石的功德碑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挽联碑。我们与墓园陪同祭扫的同志在英雄像前肃立鞠躬后,仰视将军像,他正如在1942年3月底,受二战远东司令部之命,指挥第200师将士在缅甸同古与日本鬼子恶战前夕,在誓师大会上振臂立誓: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战斗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团长代之……声震山河的誓言,震撼着全师将士心怀,纷纷效仿,誓与日寇决一死战,于是歼灭敌人4000余人,打出了

国威!

后来在北撤回国途中,遭到敌人伏击身中数弹。殉国前,将军已不能言语,示意卫士扶他起来,面向祖国的方向凝视片刻后,永远闭上了双眼。此地距离祖国云南不到百里!将军牺牲后,战友在他的皮包里发现了这封与妻子的道别信。

告别英烈像时,心头不禁涌出两句古诗:将军不可见,松风日夜鸣。

我是个喜欢追根究底的人,便询问墓园两位同志:“戴将军是安徽无为县人,我们嘉定为啥能立他的塑像呢?”两位墓园同志说是戴将军后人的心愿,要在此供奉。

而后我又去请教民政局同志,得到了更详尽的答案:长安公墓向来欢迎英烈的墓葬与尊奉他们的英灵为荣,以之弘扬中华民族的骨气。这个宗旨为戴将军的长子戴复东——同济大学教授所赞赏,就与墓园商定在

父亲105岁诞辰时日,立像树碑纪念(免设灵位,不建衣冠冢),以便自己与后人不时祭扫悼念,而且自己日后也要埋葬于此宝地。

2009年的清明前夕,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诞辰105周年之际,社会各界在嘉定区长安墓园举行了戴安澜铜像揭幕仪式。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蒋术与戴安澜将军之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戴复东教授共同为铜像揭幕。新华社上海分社编委、政治部主任肖春飞,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部分理事,亲属联谊会会员共100余人参加仪式。

而今戴教授的骨灰亦安葬于此,永远陪伴侍奉着父亲的英灵。

嘉定历来是抗击外敌英烈辈出之地,是抗击倭寇、日寇战场,戴将军魂兮归来,得其所哉;嘉定能安放这位国殇英灵,亦是幸甚幸甚!



书海墨香

在池塘的深处,水甲虫在活泼地跳跃着,它的前翅的尖端带着一个气泡,这个气泡是帮助它呼吸用的。它的胸下有一片胸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佩带在一个威武的大将军胸前的一块闪着银光的胸甲。在水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堆闪着亮光的“蚌蛛”在打着转,欢快地扭动着,不对,那不是“蚌蛛”,其实那是跗虫们在开舞会呢!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一队池鳃正在向这边游来,它们那倏击式的泳姿,就像裁缝手中的缝针那样迅速而有力。

——法布尔《昆虫记》

